

“硬汉，过去非常强硬……我认为他很有潜力。”美叙领导人会晤后，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援引特朗普对沙拉的这番评价报道称，这是对沙拉“转型”履历非常“特朗普式”的一段描述。中东主流媒体《中东报》梳理沙拉的经历报道称，沙拉是一名出生于沙特利雅得的叙利亚裔，2003 年前往伊拉克加入“基地”组织，2006 年被美军逮捕，2011 年获释后被指派建立“基地”组织在叙分支“努斯拉阵线”，该组织于 2012 年 12 月被美国认定为“外国恐怖组织”。2016 年，沙拉将组织更名为“征服阵线”，并脱离“基地”组织，试图摆脱恐怖主义标签。不过，到 2024 年，他率领武装攻入大马士革时，其麾下仍存在“伊斯兰国”残余势力。

与沙拉会晤前一天，特朗普宣布解除美国对叙制裁。美对叙制裁最早可追溯到 1979 年，当时叙利亚被美指定为“支持恐怖主义国家”。不过，当时的制

从“外国恐怖组织”到“很有潜力”

裁力度相对有限。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，美国加大了制裁力度。2019 年，美国推出《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》，阿拉伯新闻网报道称，上述法案是史上美国对叙利亚最严厉的制裁，几乎覆盖了叙利亚所有国计民生行业。从 1979 年到 2025 年，美国制裁叙利亚已有 46 年，即使从 2011 年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后算起，也有 14 年。

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报道称，美国解除对叙制裁的决定扫除了美国给叙经济设置的障碍。对此，叙民众怀有“谨慎的乐观情绪”。一方面，叙首都大马士革以及霍姆斯、哈马、拉塔基亚等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庆祝，叙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转发点赞。但也有民众表示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叙内战和被制裁背

后的推手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谁当美国总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是否能够回归正常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利亚人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：“他们拿走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，难道我们现在还得对他们表示感谢吗？”

《以色列时报》报道称，美国在与叙政府恢复关系之前没有与以色列进行磋商。这种转变在特朗普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中体现得也很明显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（NBC）报道称：“在未与以色列协商的情况下，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，导致以军在红海的反恐行动中陷入被动。”

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，有消息人士告诉英国路透社，在特朗普较少考虑意识形态而更多注重结果的中东外交愿景中，内塔尼亚胡不再能够指望美国对其

右翼议程的无条件支持。戴维·申克尔曾任美国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，对于特朗普的中东行，他分析称：“本届美国政府对内塔尼亚胡极为失望，而且这种失望正在表现出来。他们非常、非常看重交易，而内塔尼亚胡目前没有给他们任何回报。”

还有消息人士表示，特朗普政府希望向内塔尼亚胡传递这样一个信息，即美国在中东有自己的利益，并不喜欢他人插手，比如内塔尼亚胡此前拒绝支持加沙停火、反对美伊核协议谈判、阻碍沙特与以色列签署《亚伯拉罕协议》等做法都让美国失去耐心。

据半岛电视台报道，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特朗普在会谈中向沙拉提出驱逐外籍“恐怖分子”、与以色列签署《亚伯拉罕协议》并实现关系正常化、帮助美国防止“伊斯兰国”死灰复燃等要求。有观点认为，这暴露了美国反恐战略工具化的本质。

美政策急转，中东进入“后美国霸权时代”？

本报驻阿尔及利亚、埃及特派记者 郝瑞敏 薛丹 本报记者 李萌

编者的话：5 月 14 日，在沙特利雅得王宫的金色穹顶下，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，打破了美叙 25 年的外交僵局。从第一任期内特朗普誓言“消灭恐怖主义”，到如今与美国曾悬赏千万美元通缉的“基地”组织前高级成员会谈，这种近乎 180 度的转变传递出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信号。英国路透社报道称，美国的这种转变可能会“重塑中东外交版图”。关于中东地区是否将开启“后美国时代”的讨论再度浮现。有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，与其说是“后美国时代”，不如说中东地区进入了“后美国霸权时代”，在这一新的趋势下，美国并不会完全缺席，但中东国家将有机会探索更加开放平衡的新秩序。



5 月 14 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（中）看着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（右）与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（左）握手。（视觉中国）

“重塑中东外交版图”？

“特朗普的海湾巡回访问重塑中东外交版图。”路透社报道称，美国总统为期 4 天的旋风巡回访问不仅是一场以巨额投资为标志的外交表演，还可能预示了逊尼派主导的中东新秩序的出现，这一秩序不仅让以色列被边缘化，还让伊朗领导的“抵抗轴心”黯然失色。

据路透社报道，5 月 11 日美伊第四轮核谈判几天后，特朗普将伊朗描述为中东“最具破坏力的力量”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回击称，这番言论“具有欺骗性”。他表示，正是美国一边通过制裁和军事威胁制约伊朗，一边“对以色列的罪行视而不见”，想把伊朗描绘成地区威胁。

与此同时，路透社报道称，逊尼派正在推进自己的外交议程，新的地区秩序正在沙特利雅得、卡塔尔多哈和阿联酋阿布扎比形成。这些海湾国家希望获得美国的先进武器、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，并对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表示赞扬，沙特也在美国解除对叙制裁的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。

有观点认为，这种外交版图的重构意味着叙利亚将

从“战争泥潭”变为“利益棋盘”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（CSIS）高级研究员阿尔哈桑表示，沙特在中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可以通过支持叙利亚现政权来实现。沙特计划通过投资在叙利亚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，试图将其纳入以沙特为核心的“阿拉伯秩序”。土耳其则借机要求美国限制叙库尔德武装，以缓解其国内安全压力。

2023 年 6 月，欧洲外交关系协会（ECFR）曾刊文探讨“后美国时代”的中东。文章认为，当时中国促沙伊达成和解协议、中东多国迎来“和解潮”，这些几乎都是在没有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实现的。即便这只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暂时平息，却也预示着未来中东多极化的趋势。

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分析称，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过去介入政治和安全领域转向更注重经济领域，呈现出重商主义色彩。自“9·11”事件后，美国在中东投入大量精力，从小布什政府试图全面改造中东、政治上推广所谓“民主”和发动两场大规模战争，到后来奥巴马政府、拜登政府，

再到特朗普政府，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断收缩。

不过，丁隆认为，现在谈论中东已经进入“后美国时代”为时尚早，但趋势已经显现，帷幕正在拉开。就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来说，美国仍居世界首位。以军事存在为例，美国在中东地区仍拥有超过 5 万驻军和近 30 个军事基地，在沙特达成的军售总额达 1400 多亿美元。不过，美国已经减弱了调动这些军力实现其中东战略目标的意愿，这样一来，其军事基地和驻军的实际意义将大打折扣。

再看伊朗、叙利亚、也门胡塞武装等问题，丁隆表示，美国政府的相关行动未达到其预期目标。目前，美伊正在进行伊朗核问题协议谈判，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，而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美国政府也未能兑现竞选承诺。面对中东的复杂局势，美国的中东政策受阻，颓势明显。虽然在特朗普中东行期间，美国与中东国家签署了不少协议，但大多是缺乏实质性内容的长期计划。从前，美国和中东国家的盟友关系以石油安全为基础，现在他们在石油方面成了竞争对手。在安全方面，美国可能也难以给中东国家提供安全保障。

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、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广大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与其说中东进入“后美国时代”，不如说是进入“后美国霸权时代”。尽管美国尚未完全从中东撤军，但这种说法反映了美国近些年减少其在中东存在的事实。王广大认为，从特朗普此次中东行的表态也可以看出，他不希望美国继续卷入中东事务，也不想让中东事务耗费美国国力。这客观上会给中东地区中等强国带来新机会。

“更加复杂开放的平衡游戏”

至于这种趋势带来的影响，王广大表示，首先，中东地区大国间的影响力竞争将会加剧，美国减少直接介入也会带来地区大国之间的开放和对话。以伊朗核问题协议为例，以色列和沙特等美国传统盟友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，在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单方面退出该协议后，出于对与伊朗对抗可能会导致本国被孤立的恐惧，海湾国家开始尝试打通与伊朗的秘密对话渠道。自 2021 年起，伊拉克和阿曼就主持了沙伊秘密会谈，以帮助两国弥补美国撤出后留下的沟通缺口。

其次，前所未有的新联盟开始出现。一方面，《亚伯拉罕协议》在美国主持下实现了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，重塑了传统轴心。另一方面，沙伊 2023 年在中国调解下达成和解，这标志着两个长期争夺宗派和地缘

政治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根本转变。未来，中东国家的行动将更加独立于美俄两个传统大国，它们将根据自身利益塑造平衡的外交关系，并向其他世界大国开放。

第三，中东国家的新实用主义会使教派对立相对缓解。经过多年的逊尼派—什叶派代理冲突，地区强国意识到，这种零和博弈损害了自身安全、经济和社会。因此，沙伊也在探索更可持续的、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路，而非破坏对方的稳定，比如更加专注于发展议程（如沙特的“2030 愿景”以及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计划）。

丁隆也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，中东国家正从以前的“求安全”转向“谋发展”，中东地区正迈向经济转型与“后石油时代”。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多元化，力求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宗教等领域实现全面改革，推动国家转型，这是中东国家变革的重要内生动力。

王广大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分析称，在“后美国霸权时代”，中东地区秩序将更加多极化。中东国家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关系，另一方面也与中、俄及其他国家发展多样化的伙伴关系，这是中东国家外交的结构性变化。“后美国霸权时代”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完全缺席，而意味着中东国家间将开启一场更加复杂和开放的平衡游戏。▲